

青铜凝史韵 匠心铸汉风

——从东汉镂空龙虎纹铜染炉看汉代饮食文明

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长河中,青铜器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当周青铜礼器逐渐褪去神秘色彩,汉代青铜器以其浓郁世俗气息和实用功能,为后人观察古人日常生活打开了重要窗口。巨野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东汉镂空龙虎纹铜染炉,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这件通长20厘米、通宽13厘米、通高15.9厘米的青铜染炉,以其精巧双锅设计、独特结构以及精湛镂空龙虎纹饰,成为研究汉代饮食文化、青铜工艺和社会生活的关键实物资料。著名考古学家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将此类器物归类为“染炉”,并指出其在汉代饮食器中的特殊地位。

时代印记:厚葬之风下的精致缩影

东汉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贵族阶层生活日趋精致,饮食文化发展出独特礼仪规范。这件铜染炉出土于巨野县独山镇,汉代为昌邑国故地,汉武帝第五子刘卬及其子刘贺曾在此生活。红土山汉墓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印证了此地作为汉代王侯封地的重要地位。

东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将生前所用器具制成明器随葬,希望死者在冥界仍能享受生前奢华生活。这件铜染炉作为随葬明器,虽尺寸较实用器有所缩小,但其工艺精湛、纹饰完整,体现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是汉代贵族精神世界的物质载体。

饮食之道:分餐礼仪与调味风尚

“染炉”名称的确定,经历了学术界长期探讨。所谓“染”,据《吕氏春秋》记载:“染,菹酱也”,指古人对调味品的统称。在汉代,“染”主要指以酱、盐、豉等为主的调味品,加热后食用风味更佳,故有“酱不热不香”的饮食习俗。



东汉镂空龙虎纹铜染炉,既是一件饮食器具,也是一件浓缩的汉代文明史。它让我们看到贵族席地而坐、分餐而食的生活场景,感受到古人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也触碰到那个时代的精神脉搏。其独特的双锅设计、三轮结构、精美纹饰,在同类器物中独树一帜,为研究汉代社会、科技与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见证。透过这件小小的铜染炉,我们得以品味“舌尖上的汉代文明”,感受两千年前那片土地上的烟火气息与文化传承。

更佳,故有“酱不热不香”的饮食习俗。

从器形结构看,染炉通常由耳杯、炭炉和底盘三部分组成。巨野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铜染炉,上部为长方体炭炉,四面镂空,配有一对带柄染锅,下部由四只蹄形足支撑,底部呈“品”字形三轮设计。这种结构完全符合染炉功能需求:在耳杯中盛放酱料,通过下部炭火加热,边热边吃,随吃随“染”。

这件铜染炉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其双锅设计。在已出土同类实物中,配备两个带柄染锅的染炉极为罕见。这一设计深刻反映了汉代重要饮食制度——分餐制。汉代没有桌椅,人们席地而坐,面前摆放食案,“一人一案”,每位食客独立使用一套食具。染炉高度适中,正适合席地而坐使用。双锅设计可能用于盛放不同口味调料,满足个人偏好,也可能体现主客分用的礼仪规范。

范。有学者戏称其为“鸳鸯火锅”的先声,虽为笑谈,却道出了饮食文化的古今相通。

匠心独运:青铜铸造的工艺成就

根据科技考古研究,这件铜染炉采用陶范法与分铸铸接相结合的实现工艺。具体而言,制作流程包括制模、翻范、制芯、合范、浇铸以及修整。这件铜染炉的镂空龙虎纹体现了高超铸造技术。对于无法直接分范脱模的镂空纹饰,工匠采用分铸铸接方式实现:先铸造镂空饰件,再通过铸接与主体连接。底部的三轮设计同样采用分铸法,车轮、车轴、车辋分别铸造,通过榫卯结构组装,与汉代铜车马的制作技术一脉相承。

作为加热器具,染炉的合金配比讲究。根据对汉代青铜器的科学分析,加热器具需提高铅含量以增强热稳定性,防止反复加热后变形。这一对比反映出汉代工匠对材料性能的深刻了解。

纹饰意蕴:龙虎相映的信仰世界

这件铜染炉的纹饰布局极具特色:左侧饰镂空龙纹,右侧饰镂空虎纹,前后两侧则饰穿孔环纹。这种布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象征。

龙在汉代图像学中具有多重意涵。政治层面,龙是皇权象征;宗教层面,龙是升仙媒介,《山海经》载龙可“乘之升天”。虎纹则具有强烈宗教功能,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虎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被视为辟邪驱鬼的神兽。龙纹与虎纹的左右对称布局,体现了阴阳调和的哲学观念,寓意吉祥、辟邪、长寿,反映了汉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学术价值:汉代文明的实物见证

这件铜染炉具有多重学术价值。在类型学上,它是目前唯一一双锅加三轮设计的染炉,丰富了汉代饮食器类型谱系;在工艺史上,它体现了东汉青铜铸造技术的创新成就;在社会史层面,它反映了东汉贵族精致生活方式与饮食文化。与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单锅素面染炉相比,巨野铜染炉设计更为复杂精巧,揭示了从西汉到东汉染炉从实用器向艺术化发展的演变轨迹。

文/图 黄振华



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喝汤」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鲁西南乡村,每到夕阳西下、炊烟袅袅的时候,街巷里往往会传来母亲呼唤贪玩的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二羔,回家喝汤来……”每当回忆起这样的时刻,那种亲切的乡音和氛围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喝汤”,是鲁西南人对晚饭的独特称呼。那时的乡间,傍晚夕阳相遇打招呼的第一句话永远是这样的:“烧汤了吗?”或“喝汤了吗?”“烧汤”是做晚饭,“喝汤”则是吃晚饭。一句“喝汤了吗”,承载着沧桑的历史与浓浓的乡情。

追溯“喝汤”的起源,是一部鲁西南人辛酸的生存在。翻开鲁西南任何一县的县志,在“大事记”那一栏目中,你往往会发现,从此地有人类居住以来,总是伴随着这样那样的自然灾害、疫情和战争:“河决,淹民居庐舍俱尽”“大水害稼,岁饥”“蝗蔽天,大饥,人食榆皮、草根,父子夫妻不相顾”“大饥,城有人市,妇女插草标卖身”……如果把把这些历史记录整理起来,就可以知道如今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幸福的时代。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为了节省宝贵的口粮,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每天只吃两顿饭。即便到民国时期,大量的农民家庭也还是一日两餐。有的家庭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在傍晚再做一顿晚餐。因为不需要再劳动,便将晚餐做得稀薄,多为面汤、稀粥之类,以此充饥,熬过漫漫长夜。久而久之,这晚餐便被形象地称为“喝汤”。

“喝汤”的习惯,深深烙印在鲁西南人的生活中。记得那时的“汤”,或者是简单的棒子面糊涂,或者是地瓜糊涂,或者是搅的面汤。条件稍好些,就是大米汤或小米汤。最享受的,是“南风四月大麦黄”的麦收后,用新下来的小麦面擀几顿白面条,便是莫大的幸福。永远记得小时候,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空气中弥漫着烧麦秸的香气。喝汤时,家庭的男劳力蹲在家门口或在三三两两的“饭场”里,一手端碗,一手掐馍,手指缝间还夹着一根大葱“呱嗒”着吃饭聊天的情景。那是乡间的味道,是温暖的回忆,是永不回来的童年。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喝汤”早已超越了最初节省粮食的含义。家庭的餐桌上,不再是单一的稀汤,而是食材极大丰富,隔三差五去餐馆酒店吃晚饭也属平常。现在的孩子,有很多对“喝汤”这一称呼感到了陌生,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会这样形容吃晚饭。而对于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来说,这个名词是一种深入心底的乡情寄托。

傍晚时分,你走在鲁西南乡间的小街上,遇到乡邻,一句“喝汤了吗”,会让人瞬间热了眼眶。它带来的故乡的符号,是萦绕心头的乡愁。无论走多远,当耳边再次响起这熟悉的问候,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家乡最深切的眷恋。

“喝汤”,这一鲁西南独特的方言土语,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见证了生活的变迁,承载着乡村的情感与记忆。它不仅仅是一个词汇,更是一份文化的传承,一种对过往的铭记,对家乡的热爱。

张长国

宋家花园的遗憾

宋江是郓城县水堡乡宋家村人,家中排行第三,是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核心人物,以“孝义”闻名。

传说,宋江家中有一花园。少年时,宋江习文练武之余常来这里浇花赏花。花园里奇花异草,无所不有,由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安排专人栽培护理。每逢花开时节,邻里乡亲纷纷前来赏花,甚至方圆几十里的人们也慕名而来,但宋太公不允许大脚女人进入花园。

宋家村正东三里有一董家村,村里有位董姑娘,长得花容月貌,文武双全,从小随父习武,不曾裹足,因而不能入园赏花。董姑娘听说宋家花园美如仙境,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孝义黑三郎”,便千方百计想去瞧瞧。

一天,董姑娘悄悄来到宋家花园墙外,见前后无人,便轻提罗裙,一跃而入。此时,宋江正在给花浇水,听见动静便喊道:“谁?”董姑娘吓了一跳,定下神来一看,只见一位公子个子不高,面容稍黑,但英气勃勃,双目炯炯有神。心想,这八成就是宋三郎了。她假意哭丧着脸,低声说:“我家离此不远,因家中贫寒,无钱买花,想来采几朵戴,不知公子是否允许?”宋江说:“这有何难,你只管拣自己相中的采就是了。”董姑娘采了几朵,又说:“这花若拿到集上,定能卖个好价钱。不知公子是否允许多采一些?”宋江心想,一个姑娘家到集上卖花多有不便,便取出一锭银子放在地上,挑起担子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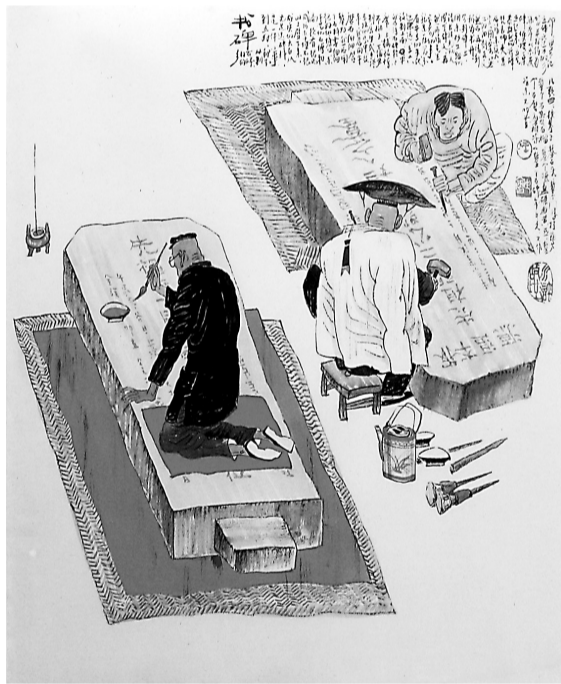
董姑娘见宋江要走,一把从后边扯住扁担:“你这银子能让我花几天?还是让我采花吧。”宋江觉得在后花园里与姑娘私下交谈不妥,便不耐烦地说:“你想咋办就咋办吧。”董姑娘有些生气,“咱俩比武吧。你若打不过我,就得开园门,任我天天来采。”宋江回过头来仔细端详这位女子,只见她衣着朴素,美丽动人,能翻越院墙,定是奇女子。二人各整衣袖,在花园中打了二十回合不见胜负,约定第二天再战。

宋江此前从不近女色,也不曾订婚,但自从见了董姑娘,心神恍惚。第二天,董姑娘如期而至。两人互通姓名,叙文论武,谈得十分投机。从此常来往,爱慕日深,私下订了终身。

一天,二人正在花园大树下谈古论今,宋太公忽然来到。董姑娘无处躲避,只得爬上树。宋太公纳凉时不经意往树一瞥,见一双穿绣花鞋的大脚,大吃一惊。宋江跪地恳请爹爹准婚。但宋太公十分守旧,一怪姑娘不守闺规,翻墙爬树不成体统;二怪他们偷情约会,有辱门风;最不满意的是董姑娘那双大脚。宋太公始终不肯答应这桩婚事。宋江大孝,不敢违背父意,一段好姻缘便失之交臂。

传说,走出宋家村的宋江,无论是在郓城县衙做押司,还是起义上梁山,结交朋友无数,指挥千军万马,但从不与人谈论花草树木,途中遇到花卉园林就骑马快速通过。后人议论,这是宋江睹花思人,触景生情。这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清楚。

魏建国



石碑

儿歌曰:铁釜子,釜石头,釜个门楼挂葫芦,釜个石桌放石榴,釜个碾盘碾黄豆,釜个石磨磨糊涂,釜个石碑年月久,又作揖来又叩首。

在乡村,立石碑是件大事。先选碑料,磨平,请人写文书丹,再由高手刻石,最后立碑。其间,要搭棚铺席,每日焚香,有的还请戏班子唱几天大戏。

鲁西南一带,人们不说刻碑,而说书碑。书碑,是唤醒石头,让它记人事、通人情,是连接阴阳两界、贯通古今的庄严仪式。书碑先选石材。谱系碑、功德碑、墓表碑,性质不同,对石头要求便不同。祠堂碑需色正质密,功德碑可选带天然纹路的,墓碑则要色沉质朴。

石料选定后,采石前要在石坑边敬香祷告。石料运至作坊,第一件事是用水反复冲洗,谓之沐浴。

洗净风干的石碑,静卧工棚内,等待最重要的时刻——开颜,即打磨出书写的光滑平面。石头从此开了眼,能看见并铭记即将书写的一切。

碑石开颜后,要延请德高望重、书法最

佳的先生落墨。先生净手焚香,对碑静立,心中默诵碑文,提笔蘸墨,笔毫透石面。

书写内容更是字斟句酌。功德碑文光明堂皇;墓碑哀而不伤,公允持重;墓见功力的是祠堂谱系碑,密密匝匝的人名世系,不仅是名录,更是家族荣枯的密码图,布局如星斗排列,严谨恢宏。

墨迹干透,石匠上场,谓之书石。优秀的刻工,懂得笔意,理解字韵。一手执笔,一手挥锤,釜尖行走于笔画之间,轻重缓急,全凭腕力与心念。好的刻工,能让石上字活起来,纵墨迹被风雨洗去,笔画依然有原作的筋骨与神采。

碑成之后,择吉时立碑。碑体以红绸包裹,力士齐声喊号。碑身落入础槽,与大地垂直那一刻,全场肃穆。石碑接通地气,承纳天光,开始履行铭记的使命。如今,机器雕刻效率百倍于手工。许多古老的雕刻技艺,正在迅速消逝。但在偏远村落,偶尔还能见到老匠人主持书写的光滑平面。石头从此开了眼,能看见并铭记即将书写的一切。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烟火故道 民俗传承

——黄河故道二月二民俗文化拾零

黄河故道世代相传的二月二民俗活动,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在黄河故道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总会唤醒沉睡在沧桑岁月中的民俗文化记忆。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黄河故道的阡陌之上,村庄渐渐热闹起来。老人遵循世代相传的民俗,早早起身,用草木灰在庭院里、麦场上撒出一个个圆形的圈形,中间再放上五谷杂粮,名为“打囤”,寓意着新的一年五谷丰登,粮仓充实。孩子们也跟着忙碌,欢笑着穿梭在囤与囤之间,仿佛看到了秋天的丰收景象。

据史料记载,“打囤”的起源与民间祈求丰收的信仰有关。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中已有“处处闻打囤声”的描述,元初赵孟頫也有“散灰沿旧俗”的诗句。

二月二这天,理发是必不可缺的习俗,俗称“剃龙头”。黄河故道集镇上,理发店前排起了长队。人们相信,在这一天理发,能够带来一年的好运,让自己像龙一样精神抖擞、昂扬向上。大人们带着孩子耐心等待,希望通过这一仪式,为孩子讨个好彩头,希望孩子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如龙飞跃,前程似锦。

到了中午,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飘出诱人的香气。“二月二,吃豆豆,人不害病地丰收。”炒豆

子是“龙抬头”的标志性美食。母亲们将精心挑选的黄豆、黑豆等放入热锅翻炒,不一会儿,豆子便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像是在演奏一曲欢快的乐章。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把,滚烫的豆子在手上来回倒腾,却舍不得放下,那种香脆的口感,成为故道人最美好的滋味。

黄河故道的二月二,舞龙表演是必不可少的大戏。当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响起,一条色彩斑斓的巨龙便在街头、广场舞动起来。舞龙者身着鲜艳的服装,手举龙身,巨龙随着鼓点上下翻腾、左右盘旋,时而昂首摆尾,时而蜿蜒游走,仿佛真的活了过来。如今,扭秧歌、广场舞也加入进来,交相辉映,表演队伍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喝彩声、叫好声此起彼伏。

夜幕降临,老人们坐在院子里,给孩子们讲述关于“龙抬头”的传说。在他们的讲述中,龙是掌管风雨的神灵,二月初二这一天,龙从沉睡中醒来,抬头升天,行云布雨,滋润大地。孩子们听得入迷,望着星空,心中充满了对龙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憧憬。

黄河故道的二月二龙抬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习俗,更是这片土地上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丰收的期盼、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它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一代又一代的黄河故道儿女紧紧相连,在岁月的长河中,延续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脉络。

文/图 刘波

